

圓覺之友第二十九期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1
團隊修行成道	15

梁乃崇教授講述

圓覺文教基金會編輯群謹誌

TEL：02-2389-3366

FAX：02-2361-9265

網址：<http://www.obf.org.tw>

E-MAIL：service.oah@msa.hinet.net

地址：10046 台北市襄陽路 6 號 2 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梁乃崇教授

各位法師、大德、佛友、先生、女士：

今天是我第二度到觀音山來舉辦佛經講座，感謝剛才法師對我的介紹。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能在觀音山講《普門品》，實在饒有深意，因為這裡是觀世音菩薩的道場。

各位看，在這個殿堂上有一個橫匾，上面寫的是「普門示現」，主要就是在彰顯觀世音菩薩普門示現的道理。據我的了解，本道場每天都誦《普門品》，我手上這本《普門品》就是在觀音山這裡拿到的，是法師每日做功課的課本。現在我就把我對《普門品》的瞭解提供給各位作參考。

我自己和觀世音菩薩是很有緣的，是什麼緣並不清楚，只知道我和祂有很深厚的緣份。當年我決定要做一個佛教徒之後，就準備找一部佛經來研讀。我從來沒有讀過任何佛經，聽說《大藏經》裡所收錄的經典既深且多，但是有一部是很短的，那就是《心經》，只有兩百多字。所以我就去請了一本《心經》，經文很深，後面有註解，是厚厚一本。

我打開書來，只看到第一句：「觀自在菩薩」，我不明白「觀自在菩薩」是哪一位菩薩，所以就翻書後的註解，註解說是觀世音菩薩，我才知道「觀自在菩薩」就是觀世音菩薩。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流淚不止，我覺得很驚訝，同時也很暢快，好像多年來或是累世以來一直莫名其妙想找的東西終於找到了。事實上，我不知道自己要找什麼，但是就覺得好像一直在找一個東西。當我一瞭解《心經》的「觀自在菩薩」就是觀世音菩薩，就覺得我找到了。

那種感覺也好像是一個小孩子因為戰亂和父母親失散了，在茫茫人海裡一直在尋找自己的雙親，突然有一天給他找到了，因而歡喜到流淚——我只能如此描繪當時的心情。

但是我不明白爲什麼只懂第一句話，就發生了這麼強烈的反應，因爲我的淚水居然像自來水般流個不停，而且有一個鐘頭之久！我沒有辦法再看下去了，只好把經書合起來；同時心裡也覺得很吃驚：怎麼會有這種事？心情滿多樣的。

一直到三個月後，我才敢再打開《心經》來看，卻又發生同樣的事情，眼淚又像泉水般一直流不停，我又看不下去了，只好再把書收起來；過了三個月，才又再翻開經書來看，居然同樣的情況再度發生一次，前後一共是三次。

直到第四次，我打開《心經》來看的時候才沒有事情，也才可以把兩百多字的經文看完。所以我雖然不知道自己和觀世音菩薩究竟有什麼關係，但由這件事情可以確定和祂應有很深的緣份，也因此凡是和觀世音菩薩有關的經書我都有興趣，包括今天要講的《普門品》。

我今天不準備就《普門品》逐字逐句來做講解，我的重點是把自己所能了解或是有體會的部分，提供出來給各位做參考。我們現在就從第一頁開始，我先唸一段，唸到要講的地方就停下來：

姚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爾時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以何因緣名觀世音？」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

我現在要講這一段經文的後半部。有數不清的「無量百千萬億眾生」，當他們受到各種苦惱時，如果聽到「觀世音菩薩」這個名號——「聞是觀世音菩薩」，並且「一心稱名」，他一心一意虔誠地誦唸菩薩的聖號。

「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觀世音菩薩一「觀」這些求救的聲音；「皆得解脫」，所有唸觀世音菩薩名號的這些苦惱眾生，最後都會得到解脫。接著後面的經文舉了一些觀世音菩薩尋聲救苦的例子，而我現在要舉的是我母親的實例。

民國三十一年左右，我只有兩歲多，適逢日本軍隊侵略中國。當時我母親帶著我住在四川重慶，日本軍機幾乎每天都來轟炸。有一天母親出外辦事，辦完後要坐渡船回家。當時天已經黑了，她分不清楚方向，經人指點，必須通過嘉陵江畔一段很危險的地帶——一大片大石頭的斜坡。她一手拿著電筒，一邊爬過一塊塊大石頭，很擔心一不小心會滾到江裡去。就在這個危急的時刻，母親沒有別的

辦法，只好一心誦唸觀世音菩薩的聖號；沒有多久，她忽然一下子就走到平地上了，她也不知道是怎麼走到的——這件事情我從小就常常聽我母親講起。

還有一次，是發生在民國三十九年的事，我母親想要從中國大陸，經過深圳，逃到香港。那時她帶著我一歲多的妹妹，要經過一個關卡。通常想要過關，都要有人專門帶著偷渡，如趁黑夜潛水什麼的。我母親一個婦人，帶著一個小孩，根本沒辦法。

從深圳到香港中間有一座橋，他們就等在橋的那一端。當時有一大堆人都站在那裡想要過到香港來，但是香港這邊有警察守在那兒，不讓他們過來。我母親看一點辦法也沒有，於是她又開始唸起觀世音菩薩的聖號；就這樣唸著的時候，香港警察裡有一個英國人，是那些警察的頭，莫名其妙地看到她，就招招手說：「妳過來。」就讓她帶著孩子過橋，她們就這樣平安到了香港。

所以我母親常說：「觀世音菩薩好靈驗喲！」而我也因此從小就知道《普門品》的內容。我相信我們佛教徒裡有很多人有類似的經驗，尤其在戰亂或痛苦的時候，已經什麼希望都沒有了，這時候他們大概都會唸觀世音菩薩的聖號，求菩薩慈悲救渡。而觀世音菩薩也確實讓很多人化險為夷、脫離苦難，這種實例應該是很多的。

但是今天我要講的重點不是這些例子，我要講的是為什麼「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為什麼觀世音菩薩能夠觀其音聲，然後這些眾生的苦惱就能消除、解脫？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祂是怎麼做到的？今天我想要講的主要就是這點。

講到這裡，請大家注意，這本《普門品》後面附有剛才提到的《心經》，也就是《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開始有一段經文說：「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位「觀自在菩薩」就是觀世音菩薩，祂在「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就是祂在深入實踐般若波羅密多的時候，能「照見五蘊歸空」，把五蘊都化空了，因此可以度一切苦厄。

所以觀世音菩薩是怎麼做的？事實上就是這樣做的。

前面不是說眾生在唸觀世音菩薩的名號嗎？那個名號就是聲音，而聲音屬於五蘊當中的色蘊。「五蘊」指的是什麼呢？是指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

等五蘊。「色蘊」只是一個代表，它包括了色、聲、香、味、觸，這些都屬色蘊。既然聲音是色蘊當中的一部分，那麼當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就能夠照見聲音歸空；聲音一歸空，就能夠化解苦厄了，整個就是這麼一段過程。

我們再回頭看《普門品》，「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觀世音菩薩立刻就觀到這個求救的聲音，祂觀聲音的時候怎麼觀？就是「行深般若波羅密多」，以般若波羅密多那個狀態來觀；也就是所謂「照見五蘊歸空」的照見，觀這個聲音就是照見這個聲音，一照見這個聲音，那麼這個聲音就被化掉、就歸空了，一歸空，眾生的苦難沒有了，也就「度一切苦厄」。

所以眾生在稱觀世音菩薩的名號時，就是有聲音，那菩薩就會去照見這個聲音，這麼一照見，聲音就歸空了，聲音一歸空，眾生的苦難、苦惱就消失的消失，解脫的解脫，程序就是如此。

那麼大家可能還想更深入去瞭解其中的道理，什麼叫做「行深般若波羅密多」？又怎麼照？為什麼我們去觀這個聲音的時候，不會產生化解苦厄的功效，苦惱還是在那裡？而觀音菩薩去做，就能助人解脫，這究竟是什麼原因？現在我們再繼續深入瞭解。

「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是什麼意思呢？「般若」是智慧，「波羅密多」則是到彼岸，「般若波羅密多」是指到彼岸的智慧。「彼岸」又是什麼？就是佛的世界。所以「般若波羅密多」就是能到達佛世界的智慧。那麼佛世界是一個什麼世界呢？佛世界就是佛心、佛性的世界，不是物質世界——佛心、佛性就是佛世界。

所以如果我們有辦法恢復佛性、佛心，就叫做「行深般若波羅密多」。那我們如何恢復佛性、佛心呢？因為每個人原本都有佛心、佛性，把自己早已經存在的佛心、佛性恢復，就是到了佛世界。如果我們用禪宗的話來說，就是悟「本來面目」，「本來面目」就是你的佛心、佛性。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只要努力去悟「本來面目」，也就是把自己的佛心、佛性恢復，就是「行深般若波羅密多」。

當我們這樣一做以後，心會有一個很特殊的轉變，是怎樣的轉變呢？就會開始感覺到空。為什麼會感覺空呢？因為此時我們的心已經和原來的識心、眾生心不一樣了。所以「行深般若波羅密多」，就可以恢復佛心、佛性，而識心、眾生心就停止了，這時候我們心靈的狀態就不一樣了。

我再換另外的方式來說明如何行深般若波羅密多：以上那樣講，大家可能覺得好像有點懂，可是要做又不知道怎麼做，所以下面我要講的是如何實踐的方法，各位可以嘗試做做看。

我們如果注意這個花花世界，注意力就會放在這個世界各種有形有相的事物上，此時心靈的狀況就是佛法所說的「向外馳求」；如果我們的心不去注意花花世界中有形有相的事物，而反過來往自己的內心去注意、去追尋，這個時候我們的心就不是向外馳求，而是「攝心內證」，是往內找的。當我們一往內找的時候，就會忘記花花世界有形有相的事物，而能夠體會我們內心深處的佛性。

我現在再換一種方式，改用更直接的話來說明這個狀況：我們注意事情時，注意力有兩種很明顯的差異，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注意狀態。比如說我手裡拿著這條毛巾，此時我的注意力是在這條毛巾上，大家的注意力也都在這條毛巾上；我若要拿杯子，我的注意力就在這個杯子上。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情況，把注意力放在另外一個方面：我拿這條毛巾的時候，注意力不放在毛巾而放在我的手上，即反過來注意我的手；我拿這個杯子的時候，我的注意力不在這個杯子，而是放在我的手上——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注意方式，一種是注意毛巾、注意杯子，另一種是反過來注意拿毛巾、杯子的手，這兩種狀態剛好是相反的。

我們如果想要找到佛心、體驗佛心，注意的習慣就要改一改。

像我們看見這個花花世界中形形色色的各種事物時，注意力會習慣放在這些形形色色的事物上，這是一種方式；還有另外一種注意的方式，就是我們的注意力不放在這個花花世界，而放在能看這個花花世界的知覺上，注意力去注意自己的知覺。

因為這個花花世界是被我們知覺的，我們知道有這個花花世界、有這些有形有相的事物，但是我們的心不去注意這些事物，注意力不放在這個花花世界而放在知覺上，去注意這個知覺。那麼這個狀況就和我剛才拿這條毛巾一樣，我的注意力不放在這條毛巾上，而放在拿這條毛巾的手上。

現在把這個意思再引申一下，就是這個花花世界被我們查知、被我們知道了，但我們的注意力不放在這個花花世界，就好像剛才不放在這條毛巾上，而把注意力放在知覺上，這兩種注意的方式是不同的。

我們大部分人都把注意力放在花花世界上，這就叫做「向外馳求」；如果把注意力放在能夠看、能夠知道這個花花世界的那個知覺性上，這就是「攝心內證」。當注意力變成「攝心內證」這樣一個方式，我們就會對知覺性愈來愈瞭解、愈來愈清楚；假如我們去注意這個花花世界，當然也會對花花世界的種種事物很清楚。現在我們不向外馳求，而把心反過來注意這個知覺性，這就是「攝心內證」。

當我們用「攝心內證」的方式去注意，就會清楚我們的知覺性，而我們的佛心、佛性就在這個知覺性裡。大家不是都知道「佛者，覺也」？「佛」就是知覺心，因此只要把注意力反過來，放在這個知覺心上，就會清楚自己的知覺心，就能體驗到佛心、佛性。

能夠體驗到自己的佛心、佛性，就是悟了「本來面目」。只要攝心內證做得深入，就能夠恢復佛性和佛心。當我們能夠這樣深入去體悟佛心和佛性、恢復佛心和佛性，就是「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所以「行深般若波羅密多」就是「攝心內證」。不是因為可以做得很好，所以說要行深，而是因那是有深度的，並且要一直深到底，才能夠恢復佛心、佛性。

當觀世音菩薩在行深波羅般若密多時，祂就是這樣子做的，這麼一做，就發生了一件事情——祂的佛性恢復了，也就是到達了佛性的彼岸。恢復佛性是怎麼一個狀況呢？因為佛性沒有外在那些形形色色的事，它本身不可被知、也不可被說；當你一體會到佛性，你所感覺到的就是空，此時那些形形色色的外在事物都沒有了。

那麼我們再重覆剛才說的，當我們看到外在形形色色的萬事萬物，這部分都是被知的，都屬於五蘊（即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當中的一種。我們現在不講五蘊那麼多，就只講色蘊中的一種——聲音。

這世間有各種聲音，我們可以聽得到，但是注意力不要放在這些聲音，而放在能知道這些聲音的覺性上；當我們把心一扭轉去注意覺性的時候，這一個動作就是觀世音菩薩修耳根圓通的「返聞聞自性」。「返聞聞自性」就是不去注意被

聽到的聲音，而注意能夠聽聲音的覺性，這就是「返聞聞自性」。當我們懂得返聞聞自性，也就是「攝心內證」這個方式做對的時候，就感覺到空、無，也就是把那些聲音扭轉來化成空、無了。

我們剛才講聽到聲音的時候，把集中在聲音的注意力扭轉來注意知覺性，其實這樣一做以後，就等於把聲音扭轉來化空。你本來是聽到一個聲音，你一聽到這個聲音，就把聽到聲音的注意力扭轉來注意覺性，你一注意覺性，所聽到的這個聲音也跟著你的扭轉而化空，這就是「照見五蘊歸空」的過程。

玄奘法師的翻譯是「照見五蘊皆空」，並不能表達這個狀況，因為並不是把那個聲音變空或變得沒有，而是把它扭轉來歸到空虛。所以這個「皆」字，我們如果把它解釋成「歸」，那才符合修行時真實的心靈狀態，也就符合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的狀態。

這樣子一化空，就會產生度一切苦厄的效果，也就是那個聲音化空了——化空並不是說那些聲音沒有了，而是那些苦厄、苦難消除了。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受諸苦惱的眾生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聖號的時候，觀世音菩薩能夠「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的整個修行的心路歷程。

我們現在又要再多解釋一點，為什麼觀世音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就可以度一切苦厄？又為什麼把注意力扭轉來注意覺性，這個世界眾生的苦惱就可以消除？我現在就向大家說明：這個世界之所以生出來，是因為我們有覺性，也就是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從我們的佛心、佛性所造出來的，此即佛法說的「三界惟心造」。

佛法認為三界都是我們的佛心、佛性造的，它怎麼造？它一向外馳求，就把世界造出來了。這個世界是大家的佛性、佛心向外馳求所共同造的，當然這個世界的苦惱也是我們的佛心、佛性向外馳求之下所造出來的；所以當我們把佛心、佛性從這個世界收回來的時候，苦惱也跟著消失，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這裡。

當我們瞭解這個世界是怎麼生成的，明白它和佛心、佛性之間的密切關係，一體驗到這個深度的時候，就知道怎麼去化解苦惱，這是佛法最深奧、最神祕的地方。而一旦明白之後，也不覺得有什麼神祕，會認為本來如是，是很自然的事。以上就是我對於觀世音菩薩之所以能尋聲救苦一段的了解，我把所體驗到的心得

提供給各位參考，也期望各位能夠因為我所講的這些體驗對觀世音菩薩更有信心，對佛法更有信心，那就功德無量。接著下來我們再看另外一段。

下面我要講的是「普門三十二應」，所以中間有些經文我就跳過不唸，只唸我要講的部分：

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眾生，應以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現梵王身而為說法；應以帝釋身得度者，即現帝釋身而為說法；應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自在天身而為說法；應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應以天大將軍身得度者，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應以毗沙門身得度者，即現毗沙門身而為說法；應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現小王身而為說法；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即現長者身而為說法；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婆羅門身得度者，即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而為說法；應以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婦女身而為說法；應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現童男、童女身而為說法；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應以執金剛神得度者，即現執金剛神而為說法。」以下就不再唸了，經文中總共列出三十二種身，事實上不只三十二種，應該是現無量數不清的身。觀世音菩薩現這麼多的身，是看眾生用什麼身可以得度，就會現出那個身跟他說法，來度他。

而現那麼多種類、那麼多數量的身究竟是什麼？這樣現身又是什麼狀況？我現在要說的是這個部分：這樣子的現身是「化身境界」。佛菩薩有三身，一個是法身，那是無形無相的；第二種身是報身，那已經是有形相的；再來就是化身。

《普門品》說的這種三十二應身的狀況就是化身的境界，事實上祂可以有無量的化身。觀世音菩薩已經修成化身的境界，祂可以化出各種身，到各地去救度眾生。菩薩的化身和凡夫的肉身有沒有不同呢？有不同，肉身是肉身，化身是化身。所以你們如果能夠見到觀世音菩薩來救你，來跟你講話，來幫助你，你所見到的不是化身就是報身，不可能是法身。因為法身看不見，法身是不可見的，所以能夠見到的不是報身就是化身。

我們現在進一步說明化身的境界是一種什麼狀況呢？那是菩薩修三摩鉢提而成就的。三摩鉢提又名「幻觀法」，也就是菩薩從佛心、佛性那個深度進入有相的世界來鍛練，是這個過程裡面所練就出來的。所以這些化身都是有形相的，不是沒有形相的，是爲了要入世度眾生而應化出來的。因爲眾生一定要有形相才看得見，才能夠溝通，也才能得度，所以觀世音菩薩就要化出有形相的身。喔，現在外面下雨了（一陣雜遝聲），大家可以想這個雨也可以是觀世音菩薩的甘露，坐在外面的人淋點雨就是接受了一些甘露。

好，我們再繼續講下去。觀世音菩薩之所以能夠化出那麼多的化身，原因就是佛心、佛性本身是無量的，所以才能化出無量的化身來。因爲到了佛心、佛性，就是空、就是無，而且愈空就愈有。就好像我們的天空，你看它空得那麼大，所以整個宇宙都含在這個天空裡面；如果這個天空只能空得和我們的這個房間一樣小，宇宙就放不進來。所以空得愈大，包容得就愈多，也就是愈空就愈有。（空中響起轟然雷聲！）我想出現雷聲是表示贊成這個說法。（眾笑！）

關於以什麼身得度即現什麼身，實際的狀況是什麼，我就說一個我本身的經驗和大家分享：我剛開始跟我的師父華藏上師學佛沒多久，就拿到了他的《開示錄》，在他的《開示錄》前面印了一張他的法照。因爲已經跟他學了，所以偶而會翻開他的《開示錄》看看他的照片。

有一天我在看他的照片的時候，卻嚇了一跳——那張照片上我師父的面孔會換，不停地換，不停地變，當時我就給嚇到了。這張照片怎麼這麼邪門呀？怎麼會變？那當中有一張面孔是非常清楚的，跟我師父的面孔完全不一樣。我師父平日理的是平頭，但那張面孔的頭髮是我們這種長頭髮的，並且是梳開的，就是現在所說的西裝頭；而那張面孔的形相、眼睛全部都換成另外一個人的。

我看得怕了，就趕快把書合起來不敢再看；過了一會兒，心裡實在很好奇，又把書打開來，一看再看，看多了以後就比較不怕；慢慢地我膽子比較大一點了，就仔細地看，我發現大概有七張面孔在那裡一直輪流地變換。

當然這件事情令我很驚奇，不過他另外一張照片就沒有這種狀況，所以後來我見到我師父的時候就問他這是怎麼回事。他說當初在拍攝這張照片的時候，是觀世音菩薩加持他進入了「普門三昧」，就是進入了《普門品》的狀態，所以那張照片就呈現出這種特殊的情形，這就是所謂的「普門三十二應」。

同時他也告訴我，事實上不只三十二種，而是有無量種化身。後來我也去問我的師兄，他們也有不少人和我有同樣的經驗，也看到了這樣的變化，只不過他們看到的跟我不一樣，是另外的相貌。這個時候我就瞭解到，喔，原來這就是《普門品》的三十二應——應以什麼身得度，觀世音菩薩即現什麼身來度他，原來是這麼回事。

所以有師兄見到的是比丘尼的身，和我看到的不一樣，那也就是表示那位師兄是要以比丘尼身得度的。而我這個人大概是以居士身得度，不然怎麼會有西裝頭？（眾笑！）我應該是以居士身得度，所以菩薩就現居士身。事實上，以前我在看《普門品》的時候，對於觀世音菩薩之所以能變化這麼多身來度眾生，心中並不瞭解，不知到底是真是假，也就姑且聽之。

自從我有過那麼一段經驗以後，我知道這是真的，《普門品》或其他佛經裡說的這些奇特的事情都是真真實實的。我現在把過去曾有的親身體驗提供給各位，希望各位也因此相信佛菩薩確有這種變化的能力。雖然各位可能沒有這類的經驗，不過我沒有說謊，我可以發誓所講的事情是真實的經歷，希望能夠讓大家對《普門品》、對觀世音菩薩這些救度眾生大慈大悲的事蹟與功德產生信心。

現在請各位翻到《普門品》的最後，聽完了佛陀對觀世音菩薩度生功德的說明和讚歎，此時無盡意菩薩非常感動，就把身上的珠寶、瓔珞解下來供養觀世音菩薩，但觀世音菩薩執意不肯接受。無盡意菩薩就再跟觀世音菩薩說：「仁者，憫我等故，受此瓔珞」，希望你可憐我們，接受這些珠寶、瓔珞。

「爾時，佛告觀世音菩薩：『當愍此無盡意菩薩及四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也就是佛陀勸觀世音菩薩慈愍眾生，最好接受。「即時，觀世音菩薩愍諸四眾及于天、龍、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塔。」觀世音菩薩終於接受了無盡意菩薩的供養，然後把瓔珞分作兩分，一分供奉釋迦牟尼佛，一分供奉多寶佛塔。

觀世音菩薩是接受了，但是又再供奉出去。祂這麼做是什麼原因？為什麼不直接接受？因為祂還要繼續修行，最後要修成佛陀，所以不受。也就是觀世音菩薩要修到世尊這樣程度的時候，才會接受這些供養，時候還未到就不會接受。

這部《普門品》是《妙法蓮華經》裡的一品，而經中曾講述多寶如來非常護持《妙法蓮華經》，所以觀世音菩薩就把另外那一分供奉給多寶佛塔，這些事情都是佛菩薩的境界。我今天已經把有關《普門品》這部分的心得和經驗講完了，以上有聽得不明白的地方，請各位發問。

問：《心經》裡有段經文：「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請老師開示其中的道理。

答：

這段經文很重要，我們今天剩下的時間或許就只能解這一段了。「菩提薩埵」，是指觀世音菩薩。「依般若波羅密多故」，依般若波羅密多修行，就是依剛才說的那種「攝心內證」的方式來修行；就可以「心無罣礙」，祂心中就沒有牽掛。爲什麼會沒有牽掛呢？因爲空了嘛！一切有形有相的被知的牽掛都化空了，都化成佛性了，當然心中就無牽無掛。

一到佛心、佛性這個地方，心就是空的了。大家不要以爲空只是一個什麼境界，它是有深度的，有很深的深度。這裡講的空要有深度，深度要夠深，心裡頭才會沒有罣礙；如果深度不夠，那還不徹底，罣礙還是存在。

所謂「罣礙」就是一些牽掛，心中沒有牽掛，當然就沒有恐怖，因爲恐怖只不過是因爲牽掛所產生的。你一有牽掛，就會擔心這個，擔心那個，也就會怕這個、怕那個，這種狀況就會出來；如果你沒有牽掛，當然就沒有恐怖，也就能遠離顛倒夢想，你的夢想也沒有了。

因爲做得深的時候，你知道所有的夢想也是被知覺的，它不是知覺性。當你能遠離一切被知的，實際做到這個深度，才會沒有牽掛。所以你就會離開顛倒，也離開夢想——我們的理想也是夢想——當這些被知的都沒有了，你就可以達到徹底的空性，最徹底的空性就叫「究竟涅槃」。「究竟涅槃」是最徹底的空性，也可以說是最徹底最徹底的知覺性；達到這個深度，就是究竟涅槃。懂了嗎？

好，我只用了五分鐘解說。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大家都走不了？（眾笑！）

主持人：有問題的人走過來發言好不好？或者我把麥克風移到前面來，哪一位有問題的，請走到麥克風前來發問，因爲我希望大家能聽到他們提的問題。

問：梁教授，在《普門品》中提到「一心稱名」，請問要怎麼做到？如果在稱名的時候起了疑問，或者是開始懷疑，那應該怎麼辦？

答：

今天這個《普門品》的經文中說要「一心稱名」，什麼是「一心稱名」？「一心稱名」和《阿彌陀經》中所說的「一心不亂，唵持名號」那個「一心不亂」，意思是相同的。所以我們要做到什麼程度才是一心稱名呢？你如果能夠以佛心來稱名，就是一心稱名；能夠以直覺來稱名，就是一心稱名。而不是用識心，識心是很多很亂的，用識心就不會一心不亂，那叫「多心雜亂」。

當我們很專注很誠心的時候，是接近一心的。所以你若能非常誠心、非常專注地來稱名，這個時候就能得到觀世音菩薩的幫助。像剛才舉我母親的例子，她已經落在十分危急的情況下，沒有其他的辦法了，那個時候她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是一心的。

當然她那個一心是因為環境逼迫所致，平常沒有災難、沒有痛苦或有別人幫忙的時候，她就不會去求觀世音菩薩的；只有在無法可想的時候，她才會祈求，那時她是一心的狀況。所以剛才那位先生提那樣的問題，如果心裡面還有懷疑或雜念，那是沒效的。好，還有沒有問題？

今天是下雨天，所以就是留客天，剛好留著大家來聽法。

問：請問《心經》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什麼意思？

答：

這段話是很深的。當我們還是眾生的時候，是不知道有空，只知道有色的；也就是只知道有色、受、想、行、識這五蘊。而這五蘊代表了什麼？代表了我們這個世界、這個宇宙，還有我們的識心和我們的身體。色、受、想、行、識這五蘊本身就代表了我曾經講過的心靈、身體和世界，全包含在這五蘊裡面。

當我們是眾生的時候，只知道宇宙有五蘊，不知道有空。爲了要幫助眾生修行，佛法就講出空性，這個空性是指什麼？就是指我們的佛心、佛性，也就是這個空性就代表了佛心、佛性。這個佛心、佛性是釋迦牟尼佛成道時所流露呈現出

來的，所以修行者才知道除了五蘊之外，還有空性。這個時候是把空性和五蘊分得很清楚的，空性是空性，五蘊是五蘊。

當我們依照佛法努力修行，一旦證到了空性以後，又運用空性來入世，也就是進入五蘊裡面。他就會了解空性是佛心、佛性，也是創造出這個世界的源頭，宇宙就是由這裡生出來的；同時他也會知道，讓我們體驗到這個佛性的存在，還是要從這個世界的五蘊這裡做起，原來這兩個東西是一體的。

當他體會到這個深度的時候，他就會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喔，這個空性和色蘊（也就是和五蘊）是沒有差別的。「不異」，就是沒有差異。但這樣說完還不夠，他又再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亦即色蘊（也就是這五蘊）和空性也沒有差別。

總歸一句，這四句話這麼說下來，意思就是五蘊和空性是全等的，是完全一樣的。這就是這四句話的含意。但這四句話要到什麼時候才能體會得到呢？要到修成的時候才能夠體驗。當你還是眾生的時候，或還在修行沒修成功的時候，這兩個是有差異的。

問：請問中國長江水患的災民要如何應用《普門品》而得救？

答：他們只要一心稱名就會得救。（雷聲響起！）啊！法界又贊成了（聽眾鼓掌！）事實上，我還可以把這件事情再說得更明白一點，當你一心稱名的時候，事實上你自己就是觀世音菩薩，就已經返聞聞自性，你自己就能夠度一切苦厄。所以我們可以知道，當你返聞聞自性的時候，你就能夠把這個世界所有的事情都回歸到佛性。長江的水災還是這個世界形形色色中的一件事情，你要是有辦法讓它回歸佛性，那個災難就化掉。

問：請問持觀世音菩薩聖號能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答：當然能夠。因為觀世音菩薩就是阿彌陀佛的左右手，就是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左右二大菩薩之一，所以持觀音菩薩聖號當然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問：持六字大明咒和持觀世音菩薩名號是不是相同？

答：

相同。大家要注意，這個咒或這個名號，都是被你聽到的聲音，注意力不要放在這上面，而是放在你的知覺性上。如果你把注意力放在知覺性上，持任何名號、任何咒語都是一樣的，因為佛性是相同的。你能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知覺性上，這個才是真正的咒。

我現在再唸一段《心經》，來補充剛才說的那一點：「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

《心經》說「般若波羅密多」是咒，那麼究竟什麼是「般若波羅密多」？把注意力放在知覺性上，就是般若波羅密多。所以你只要從咒音反轉來注意你自己的知覺性，那就是大神咒、大明咒、無上咒、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所以重要的不是向外聽那個咒音，而是把你的心攝回來，回轉來注意你的知覺性。

問：在道教的廟觀中，觀世音菩薩是以乩童的形式出現，而在正信佛教並沒有這個現象。

答：是的，在正信佛教中沒有，但在道教的廟觀裡卻有。有些乩童會說：「ㄟ！觀世音菩薩來了！」這個是「應以乩童身得度者，即現乩童身而為說法」，這就是「普門三昧」，所以觀世音菩薩是無身不現。大家也許會說：祂怎麼也現外道身？有人看到天主教的聖母抱了一個小孩，就把祂看成是送子觀音，因此接受了天主教，有錯嗎？沒錯！無身不現是觀世音菩薩的特質。

問：無論持什麼咒都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嗎？

答：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也沒有那麼容易，你還是要持阿彌陀佛的咒、觀世音菩薩的咒或者大勢至菩薩的咒，才能夠往生極樂世界。當然也還有其他的咒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那些咒多少都和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或者是大勢至菩薩相關。

好，我已經回答完了，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如果沒有，我們今天就到這裡，謝謝各位！

資料記錄-哈遠儀 左慧玲

團隊修行成道

梁乃崇教授

居士：陳太太，您聽過我在台中的演講，還記得什麼？

陳太太：記得有位學生問道，直覺有沒有什麼好壞？您說沒有。我們的直覺難道都是正確的嗎？

居士：直覺就是直覺，本身沒有什麼好壞。

陳太太：可是我們是因為認為那個直覺是好的，才會去加強那個直覺。

居士：我們認為直覺是好的，這個「認為」比那個直覺本身要淺，直覺比較深，這個淺的沒有辦法判斷那個深的，所以這個「認為」已經不是直覺。直覺就是直覺，它沒有牽涉到好或壞，也不是表示它就是正確。它只是比較根本而已。

居士：

今天我要講關於《第五項修練》這本書裡看到的內容。我覺得他們做得非常好，雖然大致上用我的話來講，但內容是它的。

我們講十二因緣時，有關心靈這方面，大家都知道有「無明」，生出「行」，再生出「識」，然後生出「名色」，這樣的一個層次，在「無明」之上有「本明」。我們學佛的目標，就是要破「無明」而體悟「本明」。

可是我們修行，並不能直接從「無明」進入「本明」，我們一定是從「名色」、「六識」入手。因為我們能夠直接進入的部份是識，即六識。我們進入六識後，想要達到本明，要怎麼做呢？就要從「識」升入「行」，再從「行」升入「無明」，把「無明」打破了就到達「本明」。

「識」就是認識，我們能夠認知、認識的心就是識。「行」是比較深一點的想，屬於思維、邏輯、推論等，用佛學名詞講就是「末那識」、「第七識」和「行蘊」。「行」再深一層會到那裡呢？就會到「無明」，就是「第八識」，亦即假設、預設、立場和我們的信仰系統。到了這裡，才能算碰到了「無明」，這時再把「無明」打破，才能進入「本明」。

如果以科學的方式來說明這樣的事情，我們會發覺科學在從「識」進入「行」，再進入「無明」的過程做得很好。怎麼說呢？「識」就是我們一般講的結論；「行」就是邏輯、推論；而「無明」就是假設、公設、立場，邏輯、推證的基礎一定是假設、公設、立場。科學在結論、推論和假設之間的關係是訂得很嚴謹的。

科學的理論都是以假設做基礎，經過邏輯、論證的推理的過程，才得到結論，結論可能是科學定律。科學不只交代定律，也交代推論過程，同時也交代它的假設，做了這樣完整的交代，才合乎科學的精神。

我們大部份，都停留在「識」這裡，也就是停留在「結論」這裡。所以我們只想結論，這就是只有主張而沒有理論。我要指出的是：有理論還不夠，還要講出理論的立場和假設，才算是把一件事情講清楚、說明白了。

然而我們大部份都很不科學，當然更不像是一個修行者。如果是一個修行者，不能只講結論，修行就是要破無明，所以一定要把推論過程和假設交代清楚，不然你怎麼破除無明？若只停留在結論這裡，也只是在「識」這裡，怎麼可能把你的無明破了？所以不可停留在結論這裡。

現代人都習慣停留在結論這裡，所以談話時，只是結論和結論在那裡辯來辯去。也有人收集他人的理論和主張，縱然他對這些理論和主張的推理過程一概不知，但他以為自己很有學問。這沒有智慧的，因為一點深度都沒有，結論只是智慧的皮毛，只知道別人的一點皮毛，難道把所有動植物的皮毛收集起來，就了解所有動物？

也有人做了這樣的收集之後，就和你談，自以為有學問。當你問他時，他總是從結論一跳到結論二，又從結論二跳到結論三，他根本沒有辦法告訴你推論的過程，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更不用說假設部份了。遇到這種人只有「頭痛」兩個字可以形容。

辯論時也是一樣，拿著結論跟人家對打，沒有辦法進入思維的推論過程。停留在結論層次，人的心就很薄，沒有深度，以致編出來的戲劇只有兩個狀況，不是打架就是吵架。你能找出打架和吵架以外的情節，請你告訴我，這是很難找到的。

中國人在這方面更加嚴重，只有結論和主張，爲什麼會這樣呢？因爲只停留在結論這裡，他的心靈是很薄的，也就是很膚淺的。照說，修行人不能這樣，可是很多也是這樣，名義上在修行，深度上他還是在結論這個地方。如果要有點深度，就要進入「行」，可以使心靈的縱深加厚一點。

我們來看看，有些人很有學問，一講話就頭頭是道，講得很豐富、有條理，這樣子的人他的心靈就是進入了「行」，他只是把推理思維過程呈現出來而已，就增加了心靈縱深，因此你就覺得他有學問、有深度。如果再把假設、立場、預設都呈現出來，那你就更有學問，心靈的縱深又更深了。如果我們再把無明打破，進入本明，學問的深度就無底了。

有個大學，有位心理輔導老師，遇到了一個問題學生發生了問題，他想把自己毀掉，老師們不知道怎麼去解，因爲該大學的教務長認識我，就請我去。他們發現這個學生彷彿會變成另外一個人，變身時他講出來的話非常有智慧，老師講不過他，當然輔導老師不希望學生發生自毀這種事，但是又勸不動，講不過他，在這種狀況下，就請我去了。

我問那個學生有什麼問題？他說他發覺現代人的價值觀是錯亂的，以致於把這個世界都污染了，大家拼命去賺錢，追求名利，然後得到的是什麼呢？把世界毀壞污染而已。他又說這個世界的人，把很多事情都做顛倒了，大家的想法、乃至於努力的方向都錯了，他希望改變大家的方向，不要這樣子做，但是改不動，別人反而把他當怪物，所以他覺得在這個世界活著沒有意思，大家都這麼糊塗，把事情都做錯了，他覺得活下去沒有意義。

他的講述過程頭頭是道，我說：你講得很好，你可以做這樣的努力，雖然別人把你當做精神有問題，對你的看法不贊同，但這沒有什麼關係，把你的想法表達出來，對這個世界就是一種貢獻。別人接不接受，不必急於一時。他當時就說：好累喔！覺得這樣子做很累，做下去也沒有意義，想要離開這個世界，想要把自己毀掉。我覺得這是他的結論，前面講得頭頭是道則是他的推論過程，所以輔導老師覺得他好有智慧，怎麼講也講不過他。

碰到這樣的情形你們會怎麼辦？整個過程我只是聽而已，聽到這裡我就問他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你能不能告訴我，什麼是生？什麼是死？你的生死定義是什麼？他告訴我的答案，跟一般人的定義差不多，沒有什麼特別。

之後我再問他第二個問題：你用什麼辦法來確定你現在是活的？他說他從來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是問他的假設，因為他的結論就是要死，一個想要死的人，他一定假設他是活的。但是他不知道他有這個假設，你看，他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他有假設，但是他不知道。所以，假設、推論和結論都是很複雜的，你自己都不見得知道，你要很努力的去挖掘，才會知道。

我又再問他：你怎麼確定你現在是活的？這麼一問之後，他突然發覺他沒有辦法確定他是活的，接著他就哈哈大笑起來，那個時候求死的問題就解掉了。爲什麼呢？他沒有辦法確定他是活的，就沒有辦法自殺了。你必須確定你是活著，才可以有一個結論—自殺，連自己是活的都沒有辦法確定，你自殺什麼？那時他就哈哈大笑，他說：這就是禪宗吧！我說是啊，這就是禪宗。

他莫名其妙的選擇了一個假設—我是活的，所以他得到一個結論要自殺，當他那個我是活的假設不成立了，他那個自殺的結論就沒有了。我們整個思維的過程就是這樣，我們要怎麼去看清我們的假設？大家絕對沒有想到他心理面有一個假設—他是活的。他認定他是活的，好像理所當然，我當然是活的，想都不想就接受了。這樣的假設多得不得了，大家都接受了。

所有的推理和結論都包在假設的殼裡面，這就是無明殼。你沒有能力反省到你的無明殼，顛三倒四還好像很有學問似的，其實不管你怎麼玩，逃不出你的假設。用數學來講，那個假設就好像是個 Boundary Condition，把你包住了，你只能在裡面翻雲覆雨而已。

我們修行就是要有能力把假設和推理過程通通發掘出來。要怎麼樣才能發掘假設呢？它可以分兩頭去做：一頭是從第七識，推論這個過程去反省，就是回頭去反省自己的假設是什麼。另外一個就是，你有本事破無明了，你可以從本明那裡看過來，發掘假設非常簡單。如果大家都還沒有破無明，當然沒有辦法從本明那裡看自己的無明是什麼、假設是什麼，那就只有第一個辦法了。科學也沒有破無明，但是它們可以釐清楚它們的假設是什麼。

《第五項修練》講的不止上述這些，它還講怎麼樣形成團隊智慧，也就是團隊心智，他們已經在實踐，不是講講而已。三四個人或者五個人左右，至多不要超過二十個人，可以組成一個團隊。用我的話來講，他們要團隊中每個人把自己

的心打開，不要封閉，不要防衛，要組成團隊心智的第一步，就是要每個成員把自己的心打開。

什麼叫做把心打開？就是把你的「推理」過程、把你的「假設」、「立場」公開出來給每個成員知道。如果你只肯把心開放到「結論」這個層次，那就不算打開。必須把你的假設公開，才算把心打開，但是這個地方很難，因為搞不清楚自己有什麼假設，所以每個人都要學習。在團隊裡面，別人可以來探詢你的「推理」過程是什麼，和「假設」是什麼。

像我剛才提的那位大學生，我就是在探詢他的假設，當然這個例子是我的程度比他高，所以一下子就擊中要害。但是我們組成一個團隊時，大家可能彼此彼此，不是有一個程度很高人的在那裡探詢，所以要花比較多的時間，重點是你要允許別人探詢，如果不肯接受探詢，那就不能組成團隊心智。

《第五項修練》又發明了許多方法來幫助成員，第一個方法，成員談話的時候，主動把自己的假設寫在牌子上，掛出來。另一個方法，要檢討你說的意見，到底是「相信的理論」還是「使用的理論」？很多人說的是一個理論，使用的又是另外一個理論。比如我們主張，人要誠實，不可說謊，但是使用的時候，常常為避免麻煩而說謊。所以每個人自己要問清楚，別人也要問你，這是使用的還是相信的。

人們往往相信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而這兩套是不一樣的。一定要把這兩套弄清楚，心才能打得開，不然的話，你做的和講的不同套，別人就會覺得你的言行不一致，對不對？為什麼會言行不一致，原因就是相信的和使用的不同。

第三個方法叫做左手欄，就是在一張紙上分為左右各一欄，右邊記錄兩個人的對話，你可以回憶也可以錄音，每一句對話，詳細記錄下來；左邊則寫下當你回答別人的問話時，你心裡面真正想的是什麼？因為我們講的時候和心裡想的是不一樣的，要把心裡想的寫下來；人家回答的時候，你心裡在想什麼？也要寫下來。如果是兩個人在對話，兩個人都要寫左手欄；寫下來後，一起對照，才知道原來我們是雞同鴨講。諸如此類的辦法和技巧很多，我看了以後，覺得可以把他的方法稍微調整一下，就變成我們集體修行的辦法。

修行時，通常是一個人人在檢討；團隊修行時，是一群在一起修行，修出來的成效很大。因為別人來挖你的無明（假設），比較容易挖到，自己不容易挖到。經過這樣互挖以後，這一群人心的外殼都已經打開了，這一群人就融成一個心智，他們就會組成團隊智慧。

《第五項修練》的作者說，團隊智慧遠遠超過這些人加起來的智慧。如果這一群人只停留在結論的地方，心靈只開放到結論這個層次，那也不可能有團隊智慧。我希望能夠先組一個最小的團隊來嚐試，如果這些實驗做成功之後，再慢慢把它推廣。這個實驗先開始的時候，當然是從「識」進入「行」進入「無明」，然後再破無明，開放到本明，這樣的話就集體開悟了！希望能把這樣團隊修心的方式發展成功。

就我的看法，西方的企業界做出這麼多的成果，我覺得這些成果就是佛法，所謂佛法即非佛法，所以我就想要把它用在修行上，我目前是有這個打算，這是相當有意思的。我已經把這本書裡面講的，如深度匯談等，在前二段已經介紹完了，他們為了介紹這些東西，花了許多篇幅，可能還不如我剛才講的明白，因為那真是很難。

我之可以用那麼快速的介紹那麼多的內容，是因為我在心上所下的功夫實在很多，才有這個辦法。當然最近我要忙別的事情，所以我一時還沒有辦法把精神放在這件事情上，要把別的事情處理完才能專心做這個工作。我想我要講的就到這裡，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朱：

我到精舍這麼久以來，我想這次教授講到了我想要的東西。我一直很期望有像教授講的共同檢討、推論、感覺，這樣去找到自己心靈的方法。這其實是我一直想要找的東西，在企業裡，我也一直想要用這種方法來凝聚團隊工作或是團隊智慧。在修行開悟的過程，或是方法裡，我也是很希望有這種方式。

教授剛開始提圓覺圈時我曾經也滿有這類的感觸，但是在那個時候沒有找到很好的方法。記得那時我和林振忠住精舍，我一直在想，我們兩個人也可以做這類的方式，而最近我和石榮中討論一些事情，方式已有一點點的味道，但是還不對。

這裡面就有教授剛提到的一些缺點，就是我想的和講的，與石師兄他想的和他笑的，不一樣，那個味道有點像各自闡述自己立場的味道，還沒有開放到某個程度。開放到某個程度，會有那個感覺，我現在一直希望有這類的修行方式。

還有剛剛教授提到，無明在假設這裡。在教授這裡薰陶久了，覺得人最大的障礙在人的六根一接到任何狀況時心裡自然反應的那個東西，那個自然反應出來的東西，就是那個地方有問題，可是我找不到，我就是沒有辦法深入察覺。但是我知道在同樣的狀況，人的六根一接觸的瞬間自然出來，任何人的反應都不一樣，差異就在這裡，可是我沒有能力證到更深的地方，但是我知道問題在那裡。

居士：對，爲什麼那個地方叫無明，就是我們察覺不到。

朱：我的體會是這些，而我覺得，要觸到那裡，是要很深的反省和思考，有時候一個人不見得做得到。而且一個人的思考，常常會…

居士：會陷在一個迴路中，一個 loop 裡面，倒不出來。

朱：對，剛才教授講的旁觀者清，別人比較容易一下就擊中你的要害，可以幫助你。所以我覺得應該是非常不錯的。從單獨修行走到集體修行。我會有這種想法是以前我還在唸書的時候，看了一篇小乘的文章，根據文章的敘述，一群人講完之後，在這樣的心靈振盪之後，七個人同時開悟。這就是一個集體的、群體的把自己的心打開來討論的方式，就是集體開悟。我覺得這樣可以開悟！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不是只是坐在那裡討論而已，而是一種開悟法會。

居士：

我們原有的修行方式，大概都是偏重一個人在那裡單打獨鬥，沒有用到團隊的力量，也不知道怎麼去應用團隊。以爲把幾個人抓在一起就是團隊，不是的。那怎麼樣定義它是團隊？現在我就比較清楚了，要形成團隊時，這一群人先要把心靈的外殼打開，這些外殼沒有打開，他們還是各別的，不是團隊。

那心靈怎麼打開呢？其實也不難啊，就是從六識、七識、八識那裡打開起，就是這樣子打開嘛。所以要做的话，就是要對心非常清楚，了解這個心的構造是什麼，你不了解它的構造就沒有辦法做了。

在你講感想的時候，我還想到書裡面講到的一件事，就是我們這一群人聚在一起以後，這一群人裡面有禁忌，例如有什麼樣的話不可以說，或是對那一個人要小心一點，有這樣的禁忌在時，就表示心未打開，若要把心打開，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如何把那個禁忌打破或化解，就變成沒有禁忌，那就打開了。而那個禁忌是一個很好的指標，告訴你怎麼下手，告訴你可以下手的地方。因為只要你去找有什麼禁忌，那個就是你可以下手打開的地方。西方經營企業發展出這套東西是很了不起。

石：

向教授報告兩件事，第一是關於那本新書，前陣子我聽到教授在馬來西亞講的普門品，還有一個是講以不顛倒心來念佛和持咒，我個人有一個感想，我覺得教授在馬來西亞講的，對一個初學佛的人非常受用。

第一個是，我聽教授以心經說明觀世音菩薩為什麼能夠度一切苦厄，教授說：你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就是度一切苦厄，但是方法怎麼樣，教授在這裡面交代得很清楚。從這個角度和觀點來看這本書，它有一個優點，它對一個真正想學佛的人，他可以找到一盞明燈，另一個缺點是，我覺得它的程度還是稍微深了一點，因為它的方法還是沒有像馬來西亞那麼的明確，這是我對這本書的感覺。

第二件事是，剛講到《第五項修練》的團體修行的這個部份，我的想法有點和朱師兄一樣。我到精舍以後，覺得所有的重心都擺在教授，都想從教授這裡學到最高的法，但是橫向的連繫就比較沒有那麼好。如果集體修行的團體能夠成功的話，很多事情我們不必找教授，平常之間我們就可以學。

我覺得在我們之間要形成團隊的修行會有些困難，是因為我在外面有參加些心靈成長的團體，它們的過程類似這樣，但是我覺得一個人可不可以把他心裡面的問題打開，對我來講這是一個困難，我不知道對別人是不是這樣。因為我會想他能夠接納嗎？會不會他聽了以後有什麼感想？我覺得，當你把最害怕的那件事掏出來的時候，其實你本身也很害怕講這樣的事情，你更害怕別人聽了以後會用什麼態度來對待你。我覺得如果我們要成立這個團體的話，至少是要在心裡面下過許多工夫的人。

居士：

是這樣的，很多人對他自己內心的黑暗面已經很害怕了，再把它拿出來告訴別人，把別人都嚇跑了。我是假設我們已經都是來準備修行的，如果不能把內心的黑暗面清除，怎麼修行成道呢？

那是成不了的，所以這件事情就必須要清除的，那就要把心打開，打開時會有一個問題，就是會把其他的人嚇到，本來是好朋友，一打開以後，哎呀原來是這麼醜陋啊，以後就不跟你做朋友了。我相信會有這樣的擔憂，所以我想要組成這樣子的團隊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參加的成員，可能也都是要經過挑選的，因為這裡確實有它的困難。

不過我現在要成立這樣的團隊，還有一件事情還沒有辦法弄好，這也是我遲遲還不能做的原因，是什麼呢？到底怎麼去選擇一個適當的議題？我們在講的時候，不可能把每個人心裡面所有亂七八糟的想法，像垃圾一樣的倒出來，這是不行的。我們大家心裡面都有無邊無量的妄想妄念，那就等於是無量無邊的垃圾，難道我們一打開就是打開一個垃圾的倉庫嗎？

這是不行的，是不是？所以就要選擇議題，有關這個議題的才要打開，如果選擇一個適當的議題，就可以減少你剛才擔心的問題。但我的困難是找不到適當的議題，這個議題必須是相關的垃圾比較少一點，然後深度又可以很深，可以讓我們修行成功，所以這些議題是很重要的。

像《第五項修練》是在講企業的經營層面，所以它的議題已經限定是某一類型。我們則是海闊天空，沒有辦法做一個好的選擇，我現在就是在考慮這個問題，所以議題的選擇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石：

教授今天開示的，我覺得很高興，其實這就是菩薩道的修行方式，也是我自己本身想要追求的。因為我從國防部退下來時，第一個晚上我告訴我太太，我一直就是要找一個可以同修的伴侶，大家可以一起來修行。當時想要到普鑊也是這個用意，到了普鑊才知道，原來他們只是相信而不是想要去實踐，而我是要去實踐的，後來才想離開普鑊，後來是教授好意又把我找回去。

但我就是一直在追求能有一個團隊的修行，大家能夠彼此討論，這樣進步比較快。當然因為當時自己的程度也比較差，像我以前動一個妄念時，沒起的時候，

直接就破了；現在慢慢知道，妄念起時，你會知道起心在那裡，這就是往上面去找，並不是推論的方式。

最近我也會試著這樣做，當動妄念時，會去找為什麼會動？動這個妄念跟你的什麼設定有關係？然後找到我最後的假設是什麼。但自己這樣做時會跳，所以想說自己這樣做好似不如大家一起這樣做或有人指導來得快。自己在做的時候，我覺得有的地方還是會跳不出來，所以我通常就會直接回到本明算了，懶得去弄那些東西。像教授這樣提出來時，我覺得很高興，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大家願意這樣做的話，真的是很好的。

阿寶：

小樸現在是四年級，很多人說小孩在四年級時是個轉變期，我也注意到他有很多跟以前不一樣的地方，他們叫做叛逆。小樸也跟他的同學一樣，在家裡我們也都會罵來罵去，可是其他同學的父母會發覺我和小樸之間可以有很深的溝通，那個溝通一直沒有斷。他們在四年級時會有一個關鍵，就是親子之間會愈來愈式微，到中學時會整個都斷掉。

我就檢討，發覺因為我們一家都是修行的人，所以就不自主的把修行用在日常生活上，例如，我們在家中時，配偶和父母和子女之間，我們都非常的誠實。例如，我如果告訴孩子什麼事，我就會告訴他，我這個結論是怎麼來的。

例如，有一次朋友在我們家，看到我告訴小樸說：媽媽最知道你要什麼，你就閉嘴不要說了。而小樸就站在那裡看著我說：怎麼會是這樣？應該是我才最了解自己的需要。他們的小孩就說不出這樣的話，也不會這樣去想，只會斜瞪他們一眼，心裡會不舒服，但講不出這樣的話來。當小樸講出來時，我會立刻向他道歉，並告訴他為什麼我會講出這樣的話，是因為我的什麼習慣而來，而這個習慣又是因為怎麼才有的。

像我和我母親、丈夫及陳雲卿之間，其實也就是一個小的圓覺圈，彼此間也常在練習這樣的事情，當然我也承認，我們成人之間彼此間要被對方挑戰時，會很痛苦也會想躲開，可是隔一陣子還是會去找對方說：你還是講出來吧，我準備好了。

而有的時候會在受不了很多生活壓力下大發一頓，也會告訴他們，我等會要大發一頓脾氣，這跟你們沒有關係，這就是我的惡習，沒有辦法。所以也有禁忌，不是沒有，但是一講出來就沒事，大家也都只是暫時把你當瘋子。

所以我們在家裡做的，有一點點像剛剛教授講的雛型。

我覺得在師兄弟間不是會如石師兄講的會快，而是這樣做才會細膩。

居士：好，今天就到這裡，謝謝各位。

資料記錄-楊文琦

資料整理-梁玉明

簡介 圓覺文教基金會

創會緣起

「財團法人圓覺文教基金會」於一九八八年八月創立，以「從事佛學與相關學術之研究，推展文化教育事業，提升人類心靈層次與生活品質」為宗旨；即藉由佛法的研究體證，以恢復人心的圓覺自性，進而圓滿人類的智慧與生活。

緣此理念，圓覺成員於迎接新世紀之際，期盼廣結善緣，增益社會賢達，遂於兩千年九月設立「社團法人中華圓智學會」，並公開徵求會員、志工，歡迎有緣人士共同耕耘灌溉屬於大家的心靈成長園地！

服務領域

〔一〕圓覺講座：佛法經典講授（2009～）

2009年2月14日（週六）起，原本的「公益講座」將轉型為「圓覺講座」，我們特別邀請梁乃崇教授帶領大家一起領略佛法經典之究竟意涵，首部經即是佛法中最重要的一部經典——《金剛經》！

聆聽梁教授的聲音是一種享受，彷彿徜徉在無盡且安心的時空裡，慢慢地，身體，鬆了～心，放下了～慢慢地，整個人都自由自在了～而佛法的核心，就在心與心的交融中，自然而然的浮現出來……

一生能有幾次這樣的機會？您一定要好好把握，帶著親朋好友一起來！（詳情請見圓覺網站 <http://www.obf.org.tw>）

〔二〕佛法圓覺修行

「圓覺宗」之修行法門是依佛法的無上心法為根源，歷經多位成就祖師流傳下來，至華藏祖師始立名圓覺宗，並由智崇居士傳承菩提心法之法脈；秉持佛法要義，修行次第以《心經》自度，以《金剛經》度他，並依《圓覺經》覺行圓滿。

◎圓覺修行研修 2000～）

指導老師為智崇居士（梁乃崇教授）；以階段式循序漸進之互動教學為主，採小班制。學程共分三個階段，每階段研修十個小時；「初階班」適合初學人士，參加資格不拘（不論年齡、別、學歷、職業、教派、宗教），每年開辦數梯次，意者請洽本會（結業人士將獲贈《圓覺修行指引》乙冊）。

「中、高階班」，則視該前階段與平日之修習情況，再予進階研修。

◎圓覺共修會：（2000～）以參加過修行班之同修為對象，舉辦時間請見網路每月行事曆。

◎經典講述：（1988～）每月一次，目前正講述《華嚴經》。

◎圓覺網路法會：（2001～）

上述共修、經典講述將透過網路直播，方便全球各地同修不受地理限制，同步參與共修、聽經。

〔三〕佛學科學研討：〈以科學態度探討佛學，以佛學內涵充實科學。〉

◎歷經十年（1990～1999）舉辦五次「佛學與科學研討會」，並出版五冊《佛學

與科學研討會》論文集。

◎自 2000 年開始舉辦四屆：「佛學與科學」講座（2000～2003）。並自 2004 年起融入社會「公益講座」系列，至 2008 年止。

◎2000 年 7 月創刊發行：「佛學與科學（Buddhism and Science）」期刊（2000～）。

〔四〕推廣服務

◎身心成長禪修班：（1999～）

課程以提升身心靈之健康與成長為主旨。全學程計有十堂課，每周一次兩小時，每年舉辦一梯次。講授人陳國鎮教授。（意者請洽本會或查尋本會網站）

◎圓智天地（定期刊物）：（2001～）

本刊於 2001 年元月創辦，以「生命因智慧而圓滿，智慧因生命而發光」為發刊之理念。主要內容有每期專題（以佛法相關文章為主）、修行心得分享、圓覺活訊息等要目。

〔五〕圓覺叢書

（一）「圓覺經典系列」：

- 1 《探究真心》：（2005 年新修版），主講人智崇居士。
- 2 《心經現代直解》：（2005 年新修版），主講人智崇居士。
- 3 《金剛經現代直解》：（2005 年新修版），主講人智崇居士。
- 4 《圓覺經現代直解》：（2005 年出版），主講人智崇居士。
- 5 《六祖壇經現代直解》：（2005 年新修版），主講人智崇居士。
- 6 《維摩詰經現代直解》：（2006 年新修版），主講人智崇居士。

（二）「圓覺現代系列」：

- 1 《又是人間走一回》：（2004 年新修版），作者陳國鎮教授。
- 2 《享受修行》：（2004 年出版），作者智崇居士（梁乃崇教授）。
- 3 《現代化佛學精要四篇》：（2008 年出版），作者智益居士（王守益教授）。
- 4 《智說心語》：（2005 年出版），作者智崇居士（梁乃崇教授）。
- 5 《人生經營分享錄》：（2005 年出版）。
- 6、7 《生命信息說》上、下：（2007 年出版），作者陳國鎮教授。
- 8 《真愛》：（2007 年出版），作者智崇居士（梁乃崇教授）。

（三）「圓覺文摘系列」：結緣品（32 開素裝本）

《物理說法》《回頭是岸》《生死大事》《來去平常》《享受修行文摘》《我為什麼要學佛 1》《我為什麼要學佛 2》《隨師弘法記行》《如何幫因》《發菩提心義訣》《修行圓舞曲》《理性、感性與願性》《對災難的省思》《宇宙生命的奧秘》

洽詢相關資料：

電話：（02）2389-3366 傳真：（02）2361-9265

e-mail: service.oah@msa.hinet.net

oahfound@ms51.hinet.net

網址：<http://www.obf.org.tw>

會址：10046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 6 號 2 樓

○郵政劃撥：財團法人圓覺文教基金會 13216768 帳號

（請註明匯款用途，俾便辦理及檢核之用。）

尋根究理自解因·明了因果順法性
自覺覺他齊悟真·隨緣行願入佛境！

梁乃崇笑談人生轉捩點

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

一個只相信科學證據的物理學者。

一個排斥宗教迷信、勇往直前的真理追求者。

一個努力探索西方文明、立志救國救民的時代菁英。

這些，都只是梁乃崇如夢的前半生。

三十八歲那年，因緣際會，他開啓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諦聽這世界的言外之意

梁乃崇出生於民國二十八年大陸廣西省的陽朔。十歲隨父搭船抵基隆，此後定居台灣至今。他自小功課成績優異，畢業於台南一中、國立師範大學理化系物理組。而後任教於建國中學。五年後，受聘為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助理員，任職於位在新竹清華大學的中研院與清大合作的物理中心，其後並合聘為清大物理研究所教授。

整整二十七年歲月裏，梁乃崇憑著近五十篇受國際物理學術期刊肯定的物理論文，從助理研究員晉升至副研究員、研究員。他沒有碩士、博士學位，純憑研究論文一路升等，這在近年中研院是罕見的例子。

他決定去考考太子爺

梁乃崇向來看重的是實證，自信的也是實證；除非實證，否則一切不過是泡影。他說。

在他年輕的時候，就有過一件關於實證的趣事。

那時他聽同事說，新竹某地有個太子爺廟的乩童很神。他很好奇，決定自己去探個究竟。

於是，梁乃崇和一群太太、阿婆一起「掛號」排隊。輪到他時，他一個人直挺挺坐在「太子爺」對面，不發一語，心想：「既然你有神通，哪還用得著我開口？」不料「太子爺」劈頭便說：「事業我不管！」然後又說：「我只幫人家解決病痛困難！」梁乃崇一聽，便反駁：「跟你有關啊！」言下之意是你怎麼能不管呢？說到這裡，「太子爺」突然翻臉了。大聲怒斥道：「我不是人家玩的東西！」

當下，梁乃崇心頭一震，知道「實驗」已經做完了。原來。梁乃崇心裡想的是：他要在扯鈴的桿上套個紙哪吒，扯鈴滾來滾去，不就活像哪吒太子爺在踩風火輪嗎？然後再去申請個玩具專利，說不定可以發財呢！太子爺你意下如何呢？

被「太子爺」這樣義正辭嚴一番，梁乃崇覺得自己那樣去「鬧場」非常不好意思，但至少證實了世上真有所謂的「他心通」。

這個小小的經驗，卻對講究科學精神的梁乃崇造成不小的影響。他反省自己過去從未實證，便相信什麼神、佛、上帝、超能力都是騙人的「迷信」，這種態度其實一點也不科學；他因此幡然變成「不反對、不排斥宗教」，但還是沒辦法去信教。只是對佛教比較有興趣，便開始把清大圖書館裏有關禪宗的書全借出來研究，包括像鈴木大拙的禪書、胡適的《六祖壇經考》、吳經熊的《禪學的黃金時代》……。

「那些禪宗公案我實際上是看不懂的，但每次看了都十分歡喜，也不知道自己在歡喜甚麼。」而這種「莫名其妙」的親身感受，又激起他更大的研究佛法與探索自我的力量。

就這樣抱著實驗、實證的態度，梁乃崇一方面摸索自修，一方面隨清大一些學佛的教授參訪寺廟、打佛七，一直到三十六歲那年，因同事化工系顏孝欽教授引介，認識了他後來拜入門下的師父——修習密宗老紅教裡「圓覺宗」法門的吳潤江先生。

修行就是要修出本來面目

吳潤江先生定居在香港，到民國六十八年辭世前，梁乃崇總共與師父見面不過二十次左右。每次向師父請教，大也都只問一句，師父簡答一句、兩句而已。但梁乃崇深深體會到，師父的指引讓他在探索真理的路上，實實在在地進了一大步。「師父教我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我從他那裡接受、肯定的一件事就是：人有自性！也就是有本來面目，修行就是要修出這個。在這之前對這點我還有疑惑。但從他那裡，我完全確知了這件事。」

梁乃崇說，師父教的方法都是針對怎麼把自己的本來面目修出來，目標清清楚楚。「他也明白告訴我們，認為『不可能今生修成，一定要往生極樂世界才有希望』這種說法不正確，只有老實修心才是正法。」梁乃崇說經師父一點，此後他讀《金剛經》便豁然貫通了。

梁乃崇有一份講「《金剛經》中四相的真義」的演講記錄便流傳甚廣。尤其是他推理周密犀利，說法深入淺出，很能引起學術界人士的共鳴。早在十年前，便由梁乃崇主導，結合幾位科學界的佛學同好，舉辦了「佛學與科學研討會」，至今已辦到第五屆了，發表過許多海內外學者的研究論文。如「從量子力學看心物合一」、「活性與佛性」、「禪宗公案的創造性思維」……等等。

從科學到佛學，梁乃崇有一個思想上的轉捩點：「我檢討一件事：過去我之所

以有勇氣堅定地做一個無神論者，是有依據的。這個依據就是科學無論什麼，都是定性定量證明出來的；沒辦法證明，它就不接受。而宗教只要直接接受、相信就好了。但我一反省，赫然發現科學這個強勢的證明基礎垮掉了。因為其實所有科學在證明之前，一定要接受、相信一些假設、公設或是預設，而那些其實也是不能被證明的。」所以，若從基礎來看，所謂科學與宗教根本沒有分別。但梁乃崇仍肯定長時間的科學訓練養成的「嚴謹」習慣，是他在宗教探索上的得力條件。

沒有 feeling，學問文章皆虛幻

「當然，也不是得先學科學才能學佛、修行。」梁乃崇說。那麼「修行」該從什麼地方出發呢？梁乃崇的「名言」之一是一一「修行要把握 feeling（感覺），從 feeling 下手。」他提到現代教育失敗的根源便在完全不重視 feeling，甚至抹煞、遮蔽了 feeling。他說，「回頭是岸」，惟有不不斷向內找出自己真正的 feeling，修行才會有勁，對世界、生命的認識也才能真正深入。若沒有 feeling，再高明的學問文章也虛幻不值。梁乃崇微笑道，他現在看萬事萬物，與過去有些不同是「常看出這世界的言外之意」，他覺得人生宛如歡慶，自由的創造更是快樂。

梁乃崇為專心講經說法，已在六年前提前退休。他說自性人人本有，他並不是高人一等的「大師」，而只是這條探索旅途上去過又回來的有實際經驗的人，所以他目前全心投入的工作，不過是在為這條路上的旅人做「導遊」罷了。

懺悔偈：

罪從因起將因懺	因地轉善果亦善
果報來時不推卸	心甘情願自承擔
業報化盡罪自消	無罪無業方自在
痛改前非不造惡	如是方名真懺悔

四無量心：

慈愛寬厚廣修善	悲天憫人願消苦
喜讚天性化生美	捨離虛假證菩提

回向偈：

尋根究理自解因	明了因果順法性
自覺覺他齊悟真	隨緣行願入佛境